羣鶯亂飛

文：馮衡　畫：家裕

我要選星期日

「看電視？」他問。

沈蕙點點頭，他們膳罷，常恒提到沈蕙除了旅遊店外還可開家庭飯店，她的菜煮得好，又道：「開家庭飯店，宜于已婚婦女。」

「銅鑼灣道就有一家。」沈蕙說。

「我去過，叫鄉村飯店。」

「我認識他們夫婦！」

「如果你結婚，譬如你的丈夫姓常，市招可用『常夫人廚房』。」

「等常先生和他夫太太離了婚？這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我是指為一個姓常的。」

「如果我結婚後開家庭飯店，招牌上為什麼用又夫姓？喝咖啡嗎？」

「不喝，有些什麼水果？」

「我健忘。」沈蕙搖着頭說：「我買了印度恰芳索芒果呢！」

「秦戈爾用詩篇來讚美它。」

他們吃過世界芒王，客人再談一陣，他告辭，說是明天忙呢！

明天下午兩點，沈蕙到了旅遊店，很快謝太也來，一小時半後她們同出，往一家百貨公司去看看，兩人什麼都未買，後來分手。沈蕙回家，知道尊尼來過電話，留言說是無事，可能在黃昏再打來，黃昏，她接到他的電話：

「最好如此。」

「你來吧！拜拜！」

星期五，常恒與沈蕙看五點半電影，後來同往潮州食肆，膳罷他們到的士高中他對她說：

「現在我們的節目像是年輕人的呢！」

「我還算年輕。」沈蕙說：「而你也一些不老，這是事實。」

「說不老是假的，人老，連心也有些老了呢！」（三九）

「下星期一，我要去上班……」

「進那家洋行？」她很高興的插口。

「另一家投資公司。」

「你讀工商管理的，可以應付。」

「我不紙有一學位，還有些實際經驗，下星期一起，我忙了。此刻你也在忙。」

「我們吃一次飯如何？尊尼！」

「在我家？」沈蕙說得快。

八：去爸爸家度週日

現在的安琪已經是個大學生，不再是個農村姑娘，她住在爸爸的家中，二媽待她客客氣氣，兩個弟弟都是姐姐前姐姐後的叫得很親熱。自從考入大學，入住大學之後，每個星期日，就從市區的光孝路，前去郊區石牌，去見爸爸，並與未婚夫會面。

但這只是初入學時的那一段時間，當她與同學們稔熟了之後，對去石牌爸爸家，與及與未婚夫見面，反而變成是例行公事，並不那麼樂意。

石牌，只是郊區的一個小鎮，去一次兩次，還會覺得有點新鮮，去得多了，便失去了興味。這媽，會為她感到不平。爸爸、二媽、兩個弟弟，這是一家子，她來了，與他們住在一起，自己是個外人，她們格格不入。

每次來到，未婚夫劉松生就會來爸爸家與她會面，有時還會帶安琪到外面去走走，逛逛校園、逛逛石牌市區，甚至到他的宿舍坐一會。劉松生與另一位助教合住一間房，小小的地方，擺放着兩張獨睡的木板床，兩張書桌，就幾乎擺滿了，連走動的地方也沒有。安琪實在並不怎麼喜歡劉松生，她覺得他這個人太向內。

青春作伴　王方

母女走過石亭，兩雙腳不約而同站定，抬臉注望。

慧清解說：「這避雨亭，過去在桃柳林時代就有了，但已拆舊建新！」

媛媛更正說：「不是拆舊……舊的亭子由山下村人手建的，隨着全條村子升天，它也升天！」

慧清抬臉望女兒：「你知道很多！」

「上次我來清水邨時，李船帶我遊覽，有詳細的解說，我記在心上。」媛媛說。

李船，一個山村海畔的青年，慧清沒有見過他，但經常在女兒的談話裡，聽見這個名字。特別是媛媛在談到鄉土、尋根之時，這個名字便有力而响亮地出現。它已成為媛媛尋根的一條橋樑！

慧清對這個名字產生戒心！繼祖，她的表哥，她跟他要好過，彼此曾躍進慾海暢泳，生下媛媛！繼祖，就是山村海畔青年，戇直、可愛、助人、勤勞，也有智慧。可是這樣的鄉土青年，與海村同在，你跟他要好，可以。但往深處發展，到談婚論嫁，唔，他馬上成為一條束縛拖拉住你的長繩。真的，如你沒有勇氣揮慧劍，斬斷那條長繩，便如此一個男人泥足于貧困、憂風愁雨、洒汗花氣力的鄉村生活了！

她才不想陷身鄉土泥濘！

不敢想像，如若自己當年讓繼祖那條長繩綁住，會變成怎麼樣一個人？

眞的和繼祖與村裡人一起升天登上仙界？荒謬！她不會相信那樣的神話。

和繼祖、姨文姨媽與村裡人沉入海底，做了寃魂？有可能。她一直以來，在心底裡也作如此猜想。

那麼一羣窮苦不幸的人，帶着憤慨委屈悄悄地遷到別的隱密的地方去？

有可能。他們究竟搬遷到什麼地方去？怎麼一點聲息也沒有？

覺得如此神秘事件，如此懸案，對自己來說實在太好，太合心意了！至少，她不用顧慮有那麼一條鄉情、愛情、親情絞扭的長繩牽繫拖拉她們。

港外桃源　辛海

二四七：在避雨亭裡

風言蜂語　梅璋

仍有命案

的士濫收車資可被判賦十年。殺人不是判死刑嗎？

測錯了

測量師買樓報低價判獄三年。這次可能測量失準了。

無法遊蕩

港府顧遊蕩法例發表意見。大忙人就無法觸犯。

開心

鴛鴦世界

文：段樓俗　圖：主樓俗

三九：香巢芳宅芳候恭步玉

「我眞心愛你！」在收拾電話新冲花洒時，王友春抱住惠子，任由熱水花洒從上淋下來，兩個一再熱吻。吻咬他的手臂肌肉，遮掩地問他：「愛什麼呀？」他笑了說：「傻妹妹，愛就是愛，愛什麼？愛你！」她抓他的臉，吃吃一笑道：「你愛我人細細？」——「對了，但不是人細細……」他湊在她耳邊說了五個字「花苞兒細細！」兩個乾了身，重新安睡。早上九點半田子雲來叫門：

「我們在餐廳等你兩個吃早餐，這就搭山中巴士去三島站上新界線回東京，不用二十分鐘。」王友春抱小惠子起床，不用十分鐘，已在餐堂見面。芳子着大紅花白地兩截緊身新夏裝，好美的雙峰，細圍柳腰，尤其那可愛臀波。

——「眞是個尤物！」

王友春暗暗稱奇——「她約我回東京通電話呢！」他暗暗驚異，兩個毫無不方便，早餐後便取了提包離去——「都算過了，我是會員！」芳子看待小惠子有如妹妹，好似王友春是個訂婚的妹夫。巴士快，十分鐘已到三島，只三分鐘熱海開東京的子彈車「熱京急行」到站，連茶也不飲一杯，到了東京總站。兩對人分手，各自回家。

「我必須好好午睡，昨夜你太不應該了——我這麼多次哩！」她伸了三個指頭，王友春一下抱她舉起，幸而女僕在後面。惠子說飽了，下午睡足了再吃。王友春道：「我須看兩個香港來的同學，他們住東京商店，那麼你睡吧，我遲些時打電話回來。」他吻了她，她已上床讀早報。王友春換了體育型夏裝，這時才午後一點半。「這電話應該不是她家？約的三點，但必須知道她人在什麼地方。」

他在街口路邊打電話，不意已是芳子——「回這裡半小時了，你乘新宿的中央線，在中野下車，叫搭祐西，說羅慈阿姊多，一定知道的。有三道門，進中間門，用A電梯——最高層按八字。只有兩家，可按水紅色的門上的電對話，我恭候。」

但他仍花了四十分鐘，原來是樹木講究的敏新瑞士型住宅——「太講究高等了。」四面清靜，他很快上到八樓，當眞左轉是水紅門，右轉是天藍色門，並不號碼。

正要按電機，門開了，芳子着大玫瑰紅花白蔴紗和服，儀態萬千地躬身笑着：

「承蒙光臨，十分榮幸。請，王先生！」

她來了一整套禮貌，使王友春怔住了。

三九：珍妮要作出抉擇

這時候，和劉樹朗之間的感情，她就不能不要作出抉擇了！這對珍妮來說當然是一件痛苦的事。

可是，珍妮到底不敢違背母親的意思。她開始答應黃威廉的約會。

因為工作的關係，珍妮和劉樹朗的接觸少了。聽到了珍妮和黃威廉「拍拖」的風聲，年輕氣盛的劉樹朗很氣憤，漸漸地也和她疏遠了。這時候，他剛好又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去拍戲及宣台，一去就是一個多月，他和珍妮之間的感情就這樣冷却下來了。

近這一年來，珍妮和黃威廉來時，伊蓮娜才感到有點後悔；「我已把一切都給你了，今後打算怎樣安置我？如果讓伊凡洛夫中將知道了，恐怕他會槍斃你，起碼也會將你流放！」

「我們有點像以前的契丹人，這也不一樣？」安東洛夫平靜地說。

一些蘇聯人，由於大俄羅斯民族情緒作祟，瞧不起中國人，愛把中國人稱為古時的契丹人——被俄國征服過——安東洛夫就是這種人，契丹契丹的掛在咀邊，彷彿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似的，狂妄極了。

「的確，封建時代的中國人，是盲婚的，」伊蓮娜被逗得笑起來，「但我們怎能學他們？難道時代倒退了，嘻嘻——」

蘇美　東尼　影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　圖　文　塘木翊堃

三九：悔後到感後事

婚？還是別的？」

「我們有點像以前的契丹人，這也不一樣？」安東洛夫平靜地說。

一些蘇聯人，由於大俄羅斯民族情緒作祟，瞧不起中國人，愛把中國人稱為古時的契丹人——被俄國征服過——安東洛夫就是這種人，契丹契丹的掛在咀邊，彷彿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似的，狂妄極了。

「的確，封建時代的中國人，是盲婚的，」伊蓮娜被逗得笑起來，「但我們怎能學他們？難道時代倒退了，嘻嘻——」

一個多小時候，當安東洛夫全身癱軟下來時，伊蓮娜才感到有點後悔；「我已把一切都給你了，今後打算怎樣安置我？如果讓伊凡洛夫中將知道了，恐怕他會槍斃你，起碼也會將你流放！」

「我們有點像以前的契丹人，這也不一樣？」安東洛夫平靜地說。

一些蘇聯人，由於大俄羅斯民族情緒作祟，瞧不起中國人，愛把中國人稱為古時的契丹人——被俄國征服過——安東洛夫就是這種人，契丹契丹的掛在咀邊，彷彿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似的，狂妄極了。

「的確，封建時代的中國人，是盲婚的，」伊蓮娜被逗得笑起來，「但我們怎能學他們？難道時代倒退了，嘻嘻——」

卻載住他的話，「你打算將怎樣？我們結婚？」

「不必像夢囈地唸文藝台詞，」伊蓮娜望床單上的一小片殷紅，「我太不能自控了，害苦了你的，同時，我眞想不到，我是第一個佔有你的人，而你竟如此慷慨地將處女寶奉獻給我，我太感謝你了！」

「都是我不好，」安東洛夫支起身，望望床單上的一小片殷紅，「我太不能自控了，害苦了你的，同時，我眞想不到，我是第一個佔有你的人，而你竟如此慷慨地將處女寶奉獻給我，我太感謝你了！」

最常用的懲罰方法；或者給違紀的下屬注射針藥，使他變成神經病者；又或者乾脆槍斃，一了百了免以後有麻煩。

「都是我不好，」安東洛夫支起身，望望床單上的一小片殷紅，「我太不能自控了，害苦了你的，同時，我眞想不到，我是第一個佔有你的人，而你竟如此慷慨地將處女寶奉獻給我，我太感謝你了！」

「不必像夢囈地唸文藝台詞，」伊蓮娜卻載住他的話，「你打算將怎樣？我們結婚？」

「我們有點像以前的契丹人，這也不一樣？」安東洛夫平靜地說。

一些蘇聯人，由於大俄羅斯民族情緒作祟，瞧不起中國人，愛把中國人稱為古時的契丹人——被俄國征服過——安東洛夫就是這種人，契丹契丹的掛在咀邊，彷彿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似的，狂妄極了。

「的確，封建時代的中國人，是盲婚的，」伊蓮娜被逗得笑起來，「但我們怎能學他們？難道時代倒退了，嘻嘻——」

廣播道　風雨　陳浩泉

猪仔何價（八）

城市之光　醫成

鈕子釘好了，梁興謝了她。他繼而說：「是否要我執筆，由你口述，寫一封信。」

「這也好。」她將筆與信紙，移了過去。

他寫着：「浩，收到你的信。」

梁興坐在一旁，拉着五歲的貝女，三歲的強仔玩，伍美芳為他釘鈕子。

梁興偶然想起剛才的情形了：「余太，剛才見你咬筆沉思，寫信嗎？」

「是呀，阿浩有信返，我想回他一封信，但放下紙筆幾年，如今竟然一字也寫不出來。眞氣人。」伍美芳自慚地說。

「工多藝熟，久不動腦，腦子也生銹。」

「看來我眞的生銹了。對了，梁先生，你是拿筆工作的人，寫信如切菜，不知能否替我寫一封回信？」

「遠親不如近鄰，不成問題，怕不怕「公平競爭」。可是，他也知道自己一向硬綁綁的，對女孩子不夠細心，不夠溫柔體貼，這是他吃虧的地方。而且，最近忙於工作，陪伴珍妮的時間少之又少，他們之間難免有了疏離感。

劉樹朗如果趁此機會捲土重來，那確不可大意呢！

想到這裡，黃威廉不禁有點緊張。但是，那些要命的工夫日以繼夜地永遠做不完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當工作與私人感情發生衝突時，黃威廉當然首先要考慮工作的問題。他想，男子漢大丈夫，無論如何要以事業為重的。當然，他也希望以後能盡量多抽時間陪珍妮，他並不想失去她。然而，他也希望同樣能得到她的諒解。

雖然沒有親口承認在「拍拖」，可是，電視圈中誰不知道他們的密切關係呀！

這天晚上，劉樹朗却再次在珍妮的身邊出現，這難免在黃威廉心頭投下了一道陰影。

砥怕，夫婦之間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話，未能透過第三者表達而已。

伍美芳含笑睞他一眼：「如有不能託人寫的話，我自己會加上去，我又不是不識字。」繼而又道：「老夫老妻了，還有什麼情話可言呢。」

年華未及狼虎，便說老夫老妻，使梁興暗暗好笑，也發現了她此時特具風情。

梁興謝了她，寫一封信。

「這也好。」她將筆與信紙，移了過去。

他寫着：「浩，收到你的信。」

三九：珍妮要作出抉擇

悔後到感後事：三九

天涯俠客無刀

廿一：大失所望

趙魏漢怒極反笑：「難道老夫也會害怕你們兩個糟老頭不成？」

大廳內有人道：「誰都不用害怕誰，最好是手底下見眞章！」這話大有撥火添油之勢，不愁僧轉頭，不愁僧轉頭，只望，却找不到話的人。

翁仲台哈哈一笑：「依翁某看，好戲還在後頭，趙兄何須急於表演？翁某不敢相信今日之會會虎頭蛇尾！」

趙魏漢雖然兇殘暴戾，但到底是個人物，聞之瞿然一醒，心想今日天下高手，幾乎全在此處，實無理由打頭陣，是以冷哼一聲，悻悻然坐下。

拓跋齊天道：「丁鶴，可有美女獻藝娛賓否？怎地如此冷清？你這主持又是幹什麼的呢？趙魏漢道：「還要等到何時才開始？」

唐前彥道：「諸位今日來此，似乎是挑釁而來的，豈有賓客欺主之理？不怕失身份麼？」

「對着你們這些跳樑小醜，還需顧什麼身份！」

這句話太傷人了，廳內興魔會的人全部站了起來。

丁鶴怒道：「所謂人要名，樹要皮！姓趙的，你再兇，也兇不過閻羅老子！就算閻羅老子在此，咱們也要與他鬥一鬥！何況是你！」

趙魏漢暗吃一驚，冷冷地道：「想來個筆戰嗎？來來，趙某一對拳頭正在發癢呢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有事好說，莫動輒動武！不愁僧道：「成立典禮看來應該開始了吧？」

此時，洪蓮又送來了批觀禮的人都十分詫異。「對不起，尚有嘉賓未至，請恕丁某難以從命！」

丁鶴極力忍耐，了解他脾性，這也不一樣？」

丁鶴還是不生氣，道：「早已準備好了！稍候邊喝邊賞歌舞方有趣味！」

「老夫却希望如今便就開始